



俄“美女间谍”深入坦克部队拍片

32岁的俄罗斯传奇“美女间谍”Anna Chapman来到俄罗斯坦克装甲部队，为军队纪录片做主持解说员。即便身着厚厚的军装也掩盖不了她的性感气息。



朴槿惠弹吉他 显示多才多艺

韩国总统朴槿惠出席“创造经济革新中心”揭牌仪式时，在视察中试弹用碳纤维材料制作的吉他，显示她的多才多艺。



美国男子花数百万铢娶泰国男子

美国一男子带着自己的亲友和270万铢聘礼，来到泰国东北部的玛哈沙拉府，与一名泰国男子Thew成婚，并设宴款待前来参加他们婚礼的客人。



印度总理莫迪与妻子分居46年

印度的“总理夫人”(右)可谓是有名无实。1968年，在家庭包办下，17岁的莫迪和16岁的贾索达结婚。结婚3个月后，莫迪为了政治离家出走。从那以后，两人再未见面。

周末人物 2014魅力文化

11月1日，93岁的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，获得由国家汉办、北京大学批准设立的“国际汉学翻译大雅奖”。而此前的8月2日，许渊冲获得国际翻译家联盟2014“北极光”杰出文学翻译奖，成为该奖项自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。11月15日，本报记者专访了许先生。

许渊冲：博雅塔边 大雅之士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逢春阶



卢昱/摄影

许渊冲在北大畅春园寓所接受本报记者采访。

才能超越我。”

译可译，非直译

自称“诗译英法唯一人”的许渊冲，幼时对外文并不怎么“感冒”。生在南昌普通人家的他，被一介苦力的父亲取名“渊冲”，取《文选》之陆机《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》里的“茂德渊冲，天姿玉裕”之意，盼他成为博学之能士。

这博学的基因直到十几岁，许渊冲初学英语时还没开窍。他连26个字母都背不下来，尤其是到最后“WXYZ”时，合书就忘。他只好自编“打泼了油，吓个要死，歪，嘴”的口头勉强记住。到背生词时，更是有蜀道之难，在“Son”（儿子）下面注音“孙子”，在“Daughter”（女儿）下注音“刀豆子”，真可谓长幼无序、动植物不分。

升入中学后，他喜欢上集邮，但外国邮票多用英文标注，这才发现英文的益处。不过力有未逮，到高中二年级，他的英文还在不及格的边缘。直至高二一年，在背熟30篇短文并且模仿作文之后，他忽然顿悟，考试成绩从中等一跃成为全班第二。

“那时我才真正克服甘居中游的思想，摆脱了不如人的心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表叔熊式一写的英文剧本《王宝钏》在英美上演，名利双收，成了我们家崇拜的人物。但我只是心向往之，至于自己能不能达到他那样的水平，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。”许渊冲回忆道。

1938年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招生，许渊冲考入外文系。曾任外文系主任的吴宓如是制订学生培养目标：成为博雅之士，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，熟读西方文学名著，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，交流东西方的思想。

“那时候的清华大学造就了不少博雅之士，像钱锺书、曹禺、李健吾、穆旦等。几乎可以说，20世纪中国的外文人才多半都是吴宓的学生。”在外文系“博雅”精神的熏陶中，许渊冲也迅速成长。

那时，翻译作品风靡全国。鲁迅的“直译论”为很多进步作家所接受，对许渊冲启示极大。但读过直译的文学作品后，他基本都不喜欢。“最明显的是《死魂灵》的翻译。果戈里的小说名字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‘灵魂’，一个是‘农奴’，但‘灵魂’怎么能死呢？所以应该翻译成《死农奴》或者《农奴魂》。鲁迅名气太大，没人反对，中国受他影响很大。”

跟着直觉走，许渊冲更爱读意译作品，“美国的有赛珍珠的《大地》，法国的有高乃伊的《熙德》；后来更喜欢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，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·罗兰的小说。”

感受到白居易《长相思》中“思悠悠，恨悠悠，恨到归时方始休，月明人倚楼”的心情，“简直可以一字不改，就写出国难时，我们流亡学子收复失地、还我河山的心情。后来，我把这首《长相思》译成英文。”不美好的回忆，在许渊冲脑海中打下烙印。

经历8年抗战，许渊冲亲眼目睹日本军国主义覆灭；又经历3年解放战争，看到蒋家王朝崩溃。到20世纪50年代，再经历“一三五七九，运动年年有”时期，60年代经历“文革”，唐宋词受到“破四旧”劫难。许渊冲只好就地取材，将风行一时的《毛主席诗词》拿来翻译。

“当时《毛主席诗词》的英文译本也出版发行了，但都是把有韵有调的诗词译成无韵无调的分行散文，我认为这不符合毛主席说的‘诗要押韵’的原则。”许渊冲回忆道，在劳动和被批斗之余，他偷偷地把毛主席诗词翻译成英文韵文。

诗词互译，最能展现不同文化之间传达意境的难度。以毛泽东诗词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”为例，许渊冲把“红装”译为“powder the face”（涂脂抹粉），把“武装”译为“face the powder”（直面硝烟）。对仗工整，还保留了韵文形式，打通了东西方的美学意境，中国文化的味道和精髓跃然纸上。

切磋琢磨，反复推敲，在“文革”的最后几年，许渊冲对毛主席诗词的翻译已千锤百炼。1976年，外文出版社出版钱锺书审定的《毛泽东诗词》。钱锺书是许渊冲大学时代的英文老师，许渊冲把自己的译稿寄给钱锺书。钱锺书回信说：“译稿成就很大，戴着苦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，跳得灵活自如，令人惊奇。”这封信给了许渊冲极大鼓舞坚定了以诗译诗的信心。

后来，许渊冲陆续把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唐诗宋词、《西厢记》等译成英文或法文。他对翻译的要求极高，每词意思必须准确无误。当他译到李清照的《小重山》时，发现“碧云笼碾玉成尘，留晓梦，惊破一函春”一句不好懂。注释上说，“碧云”即茶叶，是否指《金石录后序》里“赌书泼茶”的典故呢？

许渊冲就此与翻译家劳陇讨论后，尚无十足把握。他凡事较真，又写信请教钱锺书，得“李清照词乃倒装句，‘惊破’指‘晓梦’言，非茶倾也。谓晨尚倦卧有余梦，而婢以‘碾成’之新茶烹进一盥，遂惊破残睡矣”的答复后，才欣然拾笔铺纸续。

“钱锺书先生提出翻译的‘化境’，即译者用‘归宿语言’超过作者运用‘出发语言’的本领，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，都有可能。我认为，如果译语的历史比源语更悠久，内容更丰富，具有一种优势，而译者充分发挥了这种优势，就使译文胜过原文。也就是说，要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，达到音美、意美、形美。”许渊冲解释道，他用这种“创译法”把十大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成英法韵文。

自豪使人进步

用英文翻译唐诗宋词，是硬功夫，而把外国原著译成中文，更是数种语言间的竞争。“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要胜过西方。西方的翻译讲究对等，一个字对一个字，它们主要文字的词汇有90%是对等的。中文与其他文字不同，只有一半，甚至不到一半对等。我就能对等虽然不违背客观规律，却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。在不歪曲作者意思的情况下，翻译一定要把一个民族文化的味道、精髓、灵魂体现出来。”许渊冲解释道。

许渊冲以正在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举例，“之前朱生豪的版本比较文，不口语化。卞之琳太形式主义，莎士比亚用轻重轻重循环十个音节，他也翻译成一轻一重十个字。莎士比亚好在用字具体、形象生动，不注重音节的轻重，我不在意形式。”

以《麦克白》第三幕为例，其中守门人半夜听到有人敲门，便问来者何人，是不是裁缝来烤鹅？“Roast goose，字面上看是烤鹅，其实是裁缝半夜三更来‘寻花问柳’。卞之琳、朱生豪，都直译成‘烤鹅’，还有翻译成‘烤烙铁’的，都不如我翻译得好。”许渊冲介绍道，“我后来将‘寻花问柳’引申到‘偷鸡摸狗’，在形式上与原文更接近，烤烙铁——烤鹅——寻花问柳——偷鸡摸狗，是不是越来越接近？这是四个层次。形式与内容要尽量结合，这是我翻译思想的体现。”

创造美是
人生一乐

许渊冲
2014年11月15日
于北京大学

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。许渊冲的“意译”与学术界的“直译”颇有背道而驰的意味。有翻译同行称他是“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”，说他“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”。

“那也要看我的瓜到甜不甜！”老先生一脸不屑。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时，许渊冲便有“许大炮”的绰号，以好“论战”闻名。他对这个外号不以为然，“我倒觉得这是提醒我不要乱说话，但取说话还是好的！”

《山西文学》原主编、著名作家韩石山先生曾在某报发表文章批评他，题为《许渊冲的自负》。许渊冲也对答一篇《是自负还是自信》，有理有节。投到同一报纸，对方却未予发表。许先生坦然找到韩石山说，“要不发在你们《山西文学》上吧？”对方也不是俗人，欣然应允，两位“雅量”之人自此成为朋友。许渊冲书房里挂着“春江万里水云旷，秋草一溪文字香”的条幅，就是这位忘年交的墨宝。

记者跟韩石山先生也熟悉，电话打到山西，韩先生说：“我跟许先生是不打不相识。许先生很自负，我就想挖苦挖苦他。可是，后来通过接触，觉得老先生确实了不得，在翻译上，有独到之处。”

敢于发声，就得背负得罪人的风险，但他不以为意。三十年来，他和翻译家赵瑞蕻争论《红与黑》的翻译问题，和许钧讨论等值和再创作翻译，和冯亦代讨论陈词滥调的更多，还分别和社科院江枫教授、复旦大学陆谷孙教授、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王佐良教授等激起“形似”与“神似”的论战。

他引用孔子“狂者进取”的话给自己打气。“我们中国人，就应该自信，就应该有点狂的精神”。“自豪使人进步，自卑使人落后”更是作为他的人生信条贴在书房的榻榻上。

自信但不自满，即使荣誉加身，许渊冲也心怀敬畏。在主卧的橱柜上，静静躺着一块落满灰尘的玻璃奖牌，这是8月22日国际译联颁给他的“北极光”杰出文学翻译奖。该奖每三年评选一次，每次评选一人，这是首位亚洲翻译家获得该奖。“那次获奖我深感荣幸，但不仅是对我个人翻译工作的认可，也表明中国文学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。”许渊冲说道。

许渊冲对中国文化的自信，绝不亚于对自己的信心，“中国的典籍英译，即使不说胜过，至少也可和英美人的译文媲美。这些成就难道不值得中国人自豪？请问世界上哪个外国人能把本国的经典作品译成中文？我们一定要走向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。中国文化正在走向复兴，我们不能妄自菲薄。我始终觉得，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文化脊梁。”

畅春园不远处，是北大未名湖和博雅塔。我们说许先生是博雅塔边，大雅之士。许先生说，说实话，我更怀念西南联大，那所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合起来的学校，改变了我的青春。

临别，许先生欣然为本报题词：“创造美是人生一乐。”下了楼，见蓝天、红墙的背景上，是一排白杨树，粗蓝天一色的树干，笔直而上，浓密的绿叶，率性婆娑。时令已是初冬，但是叶子还如此茂盛，真是奇迹。许渊冲，难道不是一棵笔直的白杨树吗？杨树边上，人家的小院子里种的柿子，叶子落了，只剩下红柿子，饱满的果实压弯了枝头。

忽然想起许先生的话：“我的梦想是，把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完。”